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温從溎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經武之要

六韜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日中必彗

操刀必割執斧必伐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

將不宿戒則三軍失其備

臣按將不宿戒則三軍失其備此一語凡為將者

尤所當知者也

得賢將者兵强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臣按六韜者設為武王與太公問答其辭多鄙俚

中引避正殿乃戰國後事决非太公語也晁説之

謂其為兵家權謀之書陳埴謂為後世依託得之

矣惟葉適謂自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變故豫

設方禦皆為兵者所當講習孫子之論至深而不

可測此四十三篇繁悉備舉似為孫子義疏也然其中所言九徵莊子亦有之其作此書者取莊言而附益之耳適謂豈莊子不知其非偽豈其然哉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探也）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謂順天時而制征討）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法者曲（部曲隊伍曲折）制（金鼓旌旗節制）官（偏一校列官司）道（所必經由道路）主（主管之人）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岳飛曰用兵之術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戴溪曰孫子之書十三篇其說備矣其操術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為進取之圖而不能利國便民為長久之計可以為春秋諸侯之將而不可以為三代王者之佐然後世之人苟達孫子權

謀之用而以仁義存心庶具賢乎

臣按後世專以權謀用兵始於孫子凡其所以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者固無足取也篇首此數言者雖不盡純然用兵之法亦有國家及本兵柄司人命者所當知者也擇其法制之善者而用之其言與意之不善者則略焉是亦為將之一助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臣按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謂之廟算

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臣按孫武生戰國時所著書主於列國相爭故欲速戰恐諸侯之乘其弊而起若夫天下一家四海

一國中國與外夷戰朝廷與盜賊戰當主趙充國之言為當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

為不得已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知勝一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勝一負不

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用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蘇轍曰古之善戰必以兩擊之既為之正又為之奇

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戰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陳而不知奇正夫置陳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不知山川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

旌旗者所以一人耳目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臣按此二語者非但用兵禦敵所當然則雖承平

無事之時所以防微備患於事幾未形之先皆所
當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
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
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
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

至也

臣按武經之書以孫子爲首葢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爲最精諸家皆莫及也考西漢藝文志乃謂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考之史記司馬氏兩稱孫子十三篇且其文辭完全而貫穿非筆削者也其爲孫武全書無疑杜牧註其書大略謂其用仁義使機權嗚呼機權與仁義豈相爲用

哉夫自先王法制廢壞之後世之趨時好者爭著為書如司馬法三略六韜之類猶知篤禮信尚訓齊雖不純於理道然猶不盡悖之也武書一切以變詐奇詭為說世爭趨之說者乃有盤之走丸丸不出盤之喻若然則用兵者必主於變詐奇詭而所為桓文之節制湯武之仁義皆非耶雖然君子不以人廢言擇其善者而從之陽貨至不仁而孟子取其為富不仁之語此學孔孟者擇善之法也

臣故就其中擇其可以為師律之助者綴之於篇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戰勝易守勝難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

将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臣按吳起所謂可擊者雖主於擊敵然凡禦敵者亦須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擊之形敵人因此而擊我而豫為之備也

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進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

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謂父子之兵桓文節制不過如此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當矣

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不煩

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無不前死

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臣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共說蓋截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於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穰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雖然據其書言雖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則猜忌暴刻寡恩鮮德之人何人與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則二妓然所歌之辭雖有雅鄭其為妓則一也聽者

取其音可也其為人姑勿論

尉繚子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師將勝即主勝也而為此言者懲君之好勝者欲其息兵耳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擊而怒清不可事以財

臣按所謂不制者甚言將在軍當有執守不可受制耳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闘氣奪則走

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

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

戰者也

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勸勵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

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

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

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將師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

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

勝

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

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

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臣按漢志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稱梁惠王問及第二篇引吳起言葢戰國時魏人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則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術可知今擇其言之善者錄出於此

李衛公問對李靖曰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葢苻堅之不善也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鬭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

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行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

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

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

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

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

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

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

臣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說者多謂其為宋人阮逸假託雖蘇軾朱熹皆以為然馬氏通考則據宋國史謂宋神宗熙寧中明詔樞密院與王震等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以為非逸之作然神宗詔止云李靖兵法雜見通典不言其為問對或又別有

一書皞臣嘗考宋元豐中以孫子吳子司馬瀼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頒之武學令習之號七書至今襲而用焉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家之於六經然臣抑嘗因是而通論之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瀼是其遺事也

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擿摭遺逸紀奏兵録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是則兵之為書在古者亦云多矣後世皆不復存今所傳者僅七書焉耳說者謂其類多假託之書真贋相半然以今觀之非但真贋相半而其得

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終勝於無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嗚呼孔子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其民而臣亦謂將不學而與敵戰是謂棄其身將棄其身一人耳君不知兵而使將統兵豈獨棄其臣與民蓋棄其國也然則保國之要在文與武有天下國家者其於文經武藝烏可偏廢乎哉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

婁敬曰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

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鼂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韓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

田禄伯曰步兵利險車騎利平地

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遙同）度

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

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福生於内不可不謹

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

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不勝

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

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

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

光武詔徵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

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虞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

何以别利器乎

皇甫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農者勝之本也

陸抗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蔣濟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譙周曰射幸數跌（差也）不如審發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

廖化曰智不出敵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羊祜曰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

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

韋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郤

韋孝寛曰不因際會難以成功

邢巒曰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

李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驅脅以來藉以拒敵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不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廵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設為之法爾用之以應變制勝則在乎人兵法亦猶是焉嗚呼世之藝術豈但兵哉儒者之於六藝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傳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詩語也射人先射馬一言雖詩人吟咏之語然制勝之要法也禦邊者不可不知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

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

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

有功見知人必悅勸

將貴專謀兵以奇勝

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慜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稱則成立

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非萬

全不謀非百克不鬬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

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

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

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

軍法無貴賤之差實無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志而盡其力

將欲定邊先宜積穀

陳貫曰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

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

又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

蘇軾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鄒浩曰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

岳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

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吳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

余端禮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襲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程顥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

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

右

朱熹曰厮殺别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臣按諺云一夫捨死萬夫莫當若為將者以節制

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捨死向前天下無堅敵

矣

又曰厮殺無巧妙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者便

羸立不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兵之勝負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纒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拳音豢攘臂繩令之胷袖手圈也言解鬬者當善觧之不可牽引豢繩也批亢擣虚亢音剛喉嚨也言與人鬬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見其能勝也

臣按程朱道學大儒其於兵事亦皆通曉而常言之可見儒道無所不該而文武無二道也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內外之限

舜典帝曰臯陶蠻夷猾夏亂也寇賊劫人殺人姦宄在外在內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蠻夷猾夏不專指有苗但官為此而設

董鼎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世皋陶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獄之事而首以蠻夷猾夏為言且蠻夷處邊鄙之外負險阻以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馴非用甲兵不可也豈區區刑法所能制裁而舜命皋陶以

為士而首以是責焉而後及於寇賊姦宄何也葢人君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後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蠻夷其小在寇賊必使蠻夷寇賊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則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無所梗矣雖然内者外之本也内無其釁然後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則禁詰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潛消於未然之先遏絶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後施之以甲兵也

此聖人之微意歟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度也

蔡沈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臣按禹貢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綏服曰要

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綏服居乎其中則介乎華夷之間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於王城千里之内聲明文物之所萃故於此揆其文之教必燦然明備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極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險阻之所限故于此奮其武之衛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遠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

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外國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外國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也如此後世為治者往往昧於輕重緩急之辨固

有詳於内而忽於外者亦有專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與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雖然此非特世主處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載觀虞夏之世立爲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兼治乎内與外焉既有以爲内治之具又有以爲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長守所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臣按中國之地南北東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爲之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

馬漸如水之漸漬底于海者也被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可至也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是之謂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是之謂教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雖然其所以漸被曁及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慕之振而動之而已未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方

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樵曰禹貢有五服職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

又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秸銍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貢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貢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貢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貢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貢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貢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

外其為當世制也嚴矣其為後世慮也遠矣又考

賈公彥謂蕃之義以其最在外為藩蘺故以蕃為

稱後世通謂外國為蕃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臣按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為藩臣其後劉

淵劉聰大為晉室患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

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河朔之禍直至唐亡嗚呼

春秋以列國之諸侯一與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

徼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襍於編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閫何不思之甚哉雖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一視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無義信之中不可以無智不可苟徇於目前必須遠慮于身後處之必欲盡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獨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報吾之義焉盖彼以窮困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

而制之順其勢而安之使其衛吾邊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極其所欲賜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獨柄如此則彼得以自安而吾無後患矣然此所以處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必須以漸而為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治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

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為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潛消而曰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頴達謂此戎葢帝王所覊縻居九州之内所謂淮夷徐戎非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葢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自昔有一種不閑禮義之人耳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杜預曰山戎北狄

胡安國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

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胡安國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

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漸不可長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謹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頤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茅戎不言戰茅戎不能抗王也

陸淳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葢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令王師與茅戎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臣按程氏謂王師于茅戎不言戰茅戎不能抗王也然不謂之不可而謂之不能可見王者所以尊嚴而為天下之所畏服者其不專在于師旅也必

有所以制伏勝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敵者焉然
則有天下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彊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胡安國曰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其稱
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皆與焉除天下之殘賊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
狄以義驅之可也若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焉不亦
甚乎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胡安國曰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實也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已為長而黄池之會書法如此者盖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於越入吳

胡安國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疆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旣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爭遠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

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陳澔曰九州之外不過子男之國朝見之時擯辭惟曰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

臣按吳之爵本伯爵也春秋書吳不書曰伯而書曰子蓋不以本爵與之也禮所謂四夷雖大皆曰

予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應鏞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擧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繞雖流沙分際

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盛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方慤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考成周之故疆而質以後世之職方可見也洛陽為王城而陸渾戎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為羣舒秦為西戎河北真定中

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說者謂自秦以上西北衺而東南蹙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臣竊以為今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更無不盡之處惟西與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疊嶂大荒絶漠地氣既惡人性復

獷非復所居之處有與無不足為中國輕重焉惟明主凡礫視之可也

春秋左氏傳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孔穎達曰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

僖公二十三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呂祖謙曰物之相名者撓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名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名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名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伊洛之民雖居聲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絶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於幾微幾微之際先王之所謹也故識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邇而察遠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為家内而中國其堂奥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則外國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内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國奠安而外侮不侵也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温從準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內外之限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衽衣衿也無

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臣按孔子於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於此則大其功葢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兼并之也

又曰詩（魯頌閟宮之篇）曰戎狄是膺（擊也）荆（楚本號）舒（近楚國）是懲則莫我敢承（當也）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臣按閟宮之詩乃魯僖公時頌而孟子兩引之皆以周公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後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謂其斷章取義是固然矣然斷章而取其義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兩指周公而

言意者魯乃周公之後故頌僖公者因其嘗率車千乘徒三萬從齊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繼以俾爾昌熾壽富之祝所謂爾者對祖之言託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兩是字及莫敢承之語蓋已然必有之辭非祝頌期望之意孟子去聖人時未遠其或他有所據歟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顔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外國之始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勢方倒縣(平聲)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匈奴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離析之

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況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虞後患者哉

臣按誼以漢事匈奴為天下之勢方倒懸莫之能解為國無人當文帝之世開國功臣名將固有存者而誼謂無人然誼所言如此則誼必有解縣之術誼又謂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
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莵玩細娛
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
而直數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昔仲可爲流涕斯言也
其所以解天下之倒縣者在此乎雖然誼少年而
未經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萬世而
不易後所流涕者謂行其計則可以係單于之頸
縶其衆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誼其計之行者

果何如也末云德可遠施威可遠加直數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與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情乎誼言之不詳也使文帝覽其言而有問焉誼必將有所陳說擇而用之安知其無少補乎

班固曰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内也是故聖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

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疎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與縻同不絕使曲在彼葢聖王制御外國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謂聖王之于外國不與約誓則後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窮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

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又真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聖人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為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固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冦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徹者之為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北部彊獷歴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部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彼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內外出入之防明先生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

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户為仇讐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

奴綝惡之冠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此等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後劉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主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計豫有以杜絶而消弭之哉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為積弩將軍其右賢王劉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自餘王

侯降門編户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誥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及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右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

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稱皇帝

唐大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

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于定襄置都督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静以為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彦博請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冦盗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

還故土彥博曰王者之于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敎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敎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置四川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唐太宗朝羣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處之河南兖豫之間顔師古欲寘之河北温彦博欲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即本部署為君長與竇静之議畧同惟魏徵之議思患豫防之道太宗散處其民于諸州用其酋長以為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在諸州者並令渡河反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嘆由是以觀

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昭昭然明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思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為邊害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因往入侍並被奬遇官戎狄步黌門

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于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幷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冐頓之盛乘中國之虚而髙祖困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鹵謂穹廬賢于城郭氊罽美于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

其未嘗内徙不過刼邊人繒絲麴糵歸隂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絶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矣

臣按昔之忠臣為國逺慮者無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逺其所創制

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為專寵固位之謀杜邊將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𤣥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當貞觀時魏徵為太宗處置突

厥乃為國家遠慮于數百年之後而林甫區區乃為一身之謀于年歲之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為人君者可不謹于擇相哉

天寶十四載安禄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禄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禄山邪見素因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

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
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
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
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
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
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無憂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
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為治

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别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為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為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

疆埸之變我之勢方彊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然唐之蕃將如執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于鐵勒他如史大柰李謹行泉男生李多祚之倫皆能知義而鷙挺不遷為唐史所稱其尤著勲名者則有如渾瑊阿趺光顔者焉豈可以非華而

不用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將為上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可輕變者也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寛而撫之擾而習之惇德允元厚也信也仁厚之人而難任人拒絶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

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孫覺曰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有長策成筭以厭伏四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為本蓋任人處内則主聽眩主聽眩則任使不明忠邪雜進雖有知勇安所施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勇者獻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慮哉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矣

臣按上文所謂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不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即無怠無荒之實也夫人君儆戒於宮闈之中朝

廷之上京邑國都之内何預於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謹萬事為之廢弛一言有失四方為之傳播是故自古鎮服外國之道不在於邊鄙而在於朝廷雖以舜大聖人而伯益猶以怠荒為戒良以一人無怠荒之失則四夷有歸往之誠外無邊患則内有善治而吾君享安富尊榮之樂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猶切切儆戒如此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一乃欲生事四夷而為其臣者不敢輒出一言

諫正或者又從而從臾之其臣可謂不忠矣而其君亦豈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佐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逺弗屆至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還也師振整也旅帝乃誕大也敷文德文命德教舞干楯也羽于兩階賓主之階七旬有苗格至也

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民猶不聽服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

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致益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誠感物曰諴益又推極至諴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

陳櫟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幽

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贊禹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者若就戰伐言之小國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則必得大國賓禮之益不然負其强固侮慢自賢則大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謀動干戈所損大矣大國若能包含徧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國賓貢之益不然恃其衆大非禮侵陵則小國必有所不堪

者而肆其蜂蠆之毒豈得無損哉若是者即易所

謂虧盈而益謙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體天道以

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則上下各得其所而

兵戈不興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底貢厥

獒犬高四尺大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

德四夷咸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

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葢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作大境土

臣按德而謂之慎者葢必兢兢業業不敢有須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歸之明王者葢人心虛靈不昧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烏知所慎哉德昏而不謹則雖宮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以致其怨京輦之下百官庶姓之衆或有以激其怒況

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遠而能得其來賓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當何如而用功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魯頌曰翩彼飛鴞(惡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實)懷我好音憬(覺悟也)彼淮夷來獻其琛(寶也)元(大也)龜(尺二寸)象齒大賂(遺也)南金

曹居貞曰傳曰桑黮甘甜鴟鴞革響是知鴞食桑黮

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黮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
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
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禱願望耳
雖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義理明
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
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

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臣按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可見周之德

格乎天矣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譴責）不貢告（以文辭告曉之）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也）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危也）頓（敗也）乎吾聞

夫犬戎樹惇言其立性淳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純專固守而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嗚呼損億兆之財棄千萬人之命所得不償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輕我中國不復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損又不但財而已

論語子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朱熹曰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内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臣按所謂文德者德即虞書惟德動天之德文即禹貢揆文教之文也文德與武功對所謂文德之修即内治之有條理者是也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宫馬武

上䟽曰虜今人畜度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平聲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隳其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平聲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

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啟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拯救而

撫摩之初遣馮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髮動皓白常欲置隗囂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甞復言軍旅務休息羣黎而鞏固漢業其肯遵高祖顛沛之畏塗蹈武帝虛耗之覆轍而舍近謀遠爭勝負於夷狄乎故二將抗章比伐詔引黄石公剛强柔弱之説而報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詔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

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亾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無間古今皆所同然也後世人主有欲勤兵於遠者尚其鑒諸

以上愼德懷遠之道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鄭玄曰懷來也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

王昭禹曰致方貢則遠方所貢之物若西旅底貢厥獒是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所謂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是也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貢之寶為贄是也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

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來以為之禮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來朝貢者達之以節則其往來關津道路之間無有留難淹滞之阻即今給驛券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其日用居止餼廩芻秣而無飢寒困乏之憂即今之館驛廩給

及有司餽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懷遠人也名官而謂之懷方氏豈無意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賔則恊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賔相之

鄭玄曰通外國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從來至去皆為相而詔侑其禮儀也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若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於中國象胥則教之使恊於禮其言不通於中國則傳其言辭出則送之入則逆之禮節以相接幣帛以致享辭令以相與接賓曰擯贊禮曰相

臣按外國之人其拜揖進退拜伏之禮不同於中

國象胥掌教之以中國之儀用恊於禮也夫上有所言則象胥為之傳導而開諭曉說之然後從而譯其言以達之于上焉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鄭玄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

君無執玉瑞矣所貴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

方慤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

此象言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擬則欲别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黠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為一種字書其來朝貢及其陳説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知其意嚮

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
譯佛書而已我文皇帝始設為八館曰西天曰韃
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
初以舉人為之其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其所作
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
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
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

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遠情而或至啟邊釁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孔穎達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藩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及其君嗣立皆來朝也

陸佃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𡿺四塞即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

陳澔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為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為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

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

臣按此古者藩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八曰柔遠人也又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朱熹曰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又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者是也

臣按周禮秋官環人所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是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也地官遺人所掌邦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也舊註以柔遠人為蕃國朱註始以為無忘賓旅兼以九經之次列於懷諸侯之上以遠先近非其序也竊意成周盛時環人遺人之所

掌在於道路之間非特為中國設也則雖夷狄之經行者亦為之送迎焉況九經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謂之人意者凡遠去其家鄉而出於道途以朝京闕者皆給之歟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所謂寄譯之類

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為典屬國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為漢大鴻臚即今鴻臚寺卿譯官即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

臣此則羇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謁贊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絶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

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

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

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臣按胡安國謂荀氏為此說其知內外之旨明於

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蕃州都督刺史視品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曰設食

臣按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

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葢不備燕享之禮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為非宜葢禮儀非武臣所宜預將乃吾國之爪牙止可使敵聞其名不可使敵識其面設或有貌不揚如裴度者中雖有智彼惡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將相關係亦不小也吁武將且不可況内侍乎昔童貫初使遼也遼人以為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啟其輕蔑之

心此前代之明鑒也

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為簿朝見辨其等位諸蕃封命則執冊而往凡獻物皆各執以見駝馬則陳于朝堂不足進者州縣留之其屬有典客署令掌四夷歸化朝貢酋渠首領朝見者給廩食病則遣醫給湯藥喪則給以所須還蕃賜物則佐其受領教拜謝之節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貢者既有宴賜資給其

不幸而病及喪者亦有給賜焉

宋設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長使价朝見辨其等位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而頒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戒有司先期辦具有貢物則具其數報四方館引見以進諸蕃封冊即行其禮命

臣按唐宋俱有諸蕃封冊之禮

四夷君長來朝先遣使迎勞於候館次日奉見于乾元殿設黃麾仗及宮懸大樂典儀設君長位於懸南道西

北阿又設其諸官位於後所司引其國君服其國服至明德門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御位典儀贊拜國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勞皆再拜稽首復位次引其國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儀其賜宴與受諸國使表及幣皆有儀具載開寶通禮元豐八年夏使來詔夏國使見辭儀制依嘉祐八年見於皇儀殿門外辭詣垂拱殿

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阯次海外蕃

容次蠻夷

臣按采人外夷朝見皆于别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葢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啟其忿忿不平之心也

唐太宗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

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當務實不可徇虛名蠻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輕重之宜既不為所欺紿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學士院言諸蕃初入貢者請令安撫鈐

轄轉運等司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
國為比保明聞奏庶待遇之禮不致失當

臣按諸番初入貢者前此未有體例因其所言而
制為禮節庶無失矣

漢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休屠王帥衆來降漢發車
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
怒欲斬長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
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

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來降罷敝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為生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庇其葉而傷其枝

臣竊以為外夷朝貢而不為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況後世人心不古非獨中國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來者慕華向義之心固不能無然亦多有貪中國之貨物而欲以

轉貨他國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為之制隨其地遠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於熙秦州貿易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

廷及淮浙兩路賜予䫈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䫈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収買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勑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為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縱

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竊以為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榷塲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臣按今四夷之好書籍者惟安南與朝鮮朝鮮恭順朝廷歲時覲聘禮節無失所經過郡縣無多而貨買止於京師安南入貢雖疏然經行道路幾至

萬里沿途隨處得以市買且宋朝書籍版本俱在國子監今書籍處處有之請自今外夷有來朝貢者非有旨不得與交易而於書籍一事尤宜嚴禁彼欲得之許具數以聞下翰林院看詳可否然後與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五